



羅昭諫集卷之四

唐新城羅隱昭諫著

清渤海容菴張

瓚訂鈔

新城

百泓潘肇崑

全校

銘鼎袁祚昌

五言絕句

雪

盡道豐年瑞豐年瑞若何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

遇邊使

累年無的信每夜望邊城袖掩千行淚書封一尺情

朔口逢人

艱難別離久中外往還深已改當時髮空餘舊日心

七言絕句

偶興

逐隊隨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車塵。
如今贏得將衰老，閒看人間得意人。

自遣

得卽高歌失卽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書懷

釣船拋却異鄉來，擬向何門用不才。
日晚獨登樓上望，馬蹄車轍滿塵埃。

獻尚父大王

數年鐵甲定東甌，夜渡江山膽斗牛。
今日朱方平殄後，虎符龍節十三州。

夜泊義興戲呈邑宰

溪畔維舟問戴星，此中三害在圖經。
長橋可避南山遠，却恐難妨是醉靈。

寄竇澤處士 二首

蘭亭醉客舊知聞，欲問平安隔海雲。
不是金陵錢太尉，世間誰肯更容身。

其二

鼇背樓臺拂白榆，此中槎客亦踟蹰。
牛山道士無仙骨，却向人間作酒徒。

寄聶尊師

欲芟荆棘種交梨指畫城中日恐遲安得紫青磨鏡石與君閒處看榮衰

贈無相禪師

人人盡道事空王心裏忙於市井忙惟有馬當山上客死門生路兩相忘

嘲鍾陵妓雲英

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早行 二首

北去南來無定居此生計竟何如酷憐一覺平明

睡長被隣雞半夜啼

其二

雨灑江聲風又吹扁舟正與睡相宜無端戍鼓催前去別却青山向曉時

京中晚望

心如野鹿跡如萍謾向人間性一靈往事不知多少夢夜來和酒一時醒

帝幸蜀

馬嵬山色翠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

江南

玉樹歌聲澤國春
纍纍輜重憶亡陳
垂衣端拱渾閒事
忍把江山乞與人

江北

廢宮荒苑莫閒愁
成敗終須要徹頭
一種風流一種死
朝歌爭得似揚州

烏程

兩府攀陪十五年
郡中甘雨幕中蓮
一瓶猶是烏程酒
須對霜風淚泫然

仙掌

掌前流水駐無塵
掌下軒車日日新
漫向山頭高舉手
何曾招得路行人

漫天嶺

西去休言蜀道難
此中危峻已多端
到頭未會蒼蒼色
爭得禁他兩度漫

嚴陵灘

中都九鼎動英髦
漁釣牛簑且遁逃
世祖昇遐夫子死
原陵不及釣臺高

野狐泉

滴滴寒光濺路塵
相傳妖物此潛身
又應改換皮毛後
何處人間作好人

鄴城

臺上年年掩翠蛾
臺前高樹夾漳河
英雄亦到分香

處能共常人較幾多

故都

江南江北兩風流一作迷津一拜侯至竟不如隋煬
帝破家猶得到揚州

華清宮

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
舜爭奈楊妃解笑何

馬嵬坡

佛屋前頭野草春貴妃輕骨此為塵從來絕色知難
得不破中原未是人

宿紀南驛

策蹇南遊憶楚朝陰風淅淅樹蕭蕭不知無忌奸邪
骨又作何山野葛苗

姑蘇臺

讓高泰伯開基日賢見延陵復命時未會子孫因底
事只崇臺榭為西施

銅雀臺

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淚滿纓祇合當年伴君
死免教憔悴望西陵

望思臺

芳草臺邊魂不歸野煙喬木弄殘暉可憐高祖清平
業留與閒人作是非

尚父偶建小樓特摘麗藻絕句不敢稱揚 三首

結構叨憑柱石才敢期幢蓋此徘徊陽春曲調高難
和盡日焚香倚隗臺

其二

玳簪珠履媿非才時凭闌干首重回只待淮妖剪除
後別傾卮酒賀行臺

其三

欄檻初成愧楚才不知星彩尚迂迴風流孔令陶鈞
外猶記山妖逼小臺

四皓廟

漢惠秦皇事已聞廟前喬木眼前雲楚王謾費閒心

力六里青山盡屬君

青山廟

市簫聲咽跡崎嶇雪耻酬恩此丈夫伯主兩忘時亦
異不知魂魄更歸無

許由廟

高桂風飄濯漢濱土階三尺愧清塵可憐比屋堪封
日若到人間是眾人

韓信廟

剪項夷秦勢已雄布衣還是負深功懦夫女子俱堪
恨却把閒杯奠蒯通

焚書坑

羅昭誠集 卷之四

千載遺蹤一窖塵路傍耕者亦傷神祖龍算事渾乖
角將爲詩書活得人

始皇陵

荒堆無草樹無枝嬾向行人問昔時六國英雄漫多
事到頭徐福是男兒

煬帝陵

入郭登橋出郭船紅樓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陳
業只換雷塘數畝田

王濬墓

男兒未必盡英雄但到時來卽命通若使吳都猶旺
氣將軍何處立殊功

孟浩然墓

數步荒榛接舊蹊寒郊漠漠雨淒淒鹿門黃土無多
少恰到書生塚便低

淮口軍葬

一陣孤軍不復迴更無分別只荒堆莫言賦分須如
此曾作文皇赤子來

題鑿石山僧院

日夜潮聲送是非一回登眺一忘機憐師好事無人
見不把蘭芽染褐衣

金山僧院

根盤蛟蜃路藤蘿四面無塵輟棹過得似吾師始惆

悵眼前終日有風波

秦記

長策東鞭極海隅
鼉鼉奔走鬼神趨
憐君未到沙丘日
肯信人間有死無

西施

家國興亡自有時
越人何苦進西施
西施若解傾吳國
越國亡來又是誰

羅敷水

雉聲角角野田春
試駐征車問水濱
數樹枯桑雖不語
思量應合識秦人

書淮陰侯傳

寒燈挑盡見遺塵
試歷椒漿合有神
莫恨高皇不終始
滅秦謀項是何人

董仲舒

災變儒生不合聞
謾將刀筆指乾坤
偶然留得陰陽術
閉却南門又北門

韋公子

擊柱狂歌慘別顏
百年人事夢魂間
李將軍自嘉聲在
不得封侯亦自閒

王夷甫

把得閒書坐水濱
讀來前事亦酸辛
莫言麈尾清談柄
壞却淳風是此人

貴遊

館陶園外雨初晴繡轂香車入鳳城八尺家童三尺
箠何知高祖要蒼生

題新榜

黃土原邊狡兔肥矢如流電馬如飛霸陵老將無功
業猶憶當時射獵歸

題蟠溪垂釣圖

錢氏有國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隱題此圖遂錫

此徵

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
上也是須供使宅魚

八駿圖

穆滿當年物外程電腰風脚一何輕如今縱有驂騮
在不得長鞭不肯行

聽琴

寒雨蕭蕭落井梧夜深何處怨啼鳥不知一盞臨邛
酒救得相如渴疾無

聽琵琶

香筵酒散思朝散偶向梧桐暗處聞大抵曲中皆有
恨滿樓人自不知君

京中正月七日立春

一二三四五六七萬木生涯是今日遠天歸鴈拂雲
飛近水遊魚迸冰出

七夕

月帳星房次第開
兩情惟恐曙光催
時人不用穿針待
沒得心情送巧來

中秋夜不見月

陰雲薄暮上空虛
此夕清光已破除
只恐異時開霽後
玉輪依舊養蟾蜍

浮雲

溶溶洩洩自舒張
不向蒼梧卽帝鄉
莫道無心便無事
也曾愁殺楚襄王

人日新安道中見梅花

長途酒醒臘天寒
嫩蕊香英撲馬鞍
不上壽陽公主

面憐君開得却無端

柳

灞岸晴來送別頻
相偎相倚不勝春
自家飛絮猶無定
爭把長條絆得人

竹

籬外清陰接藥欄
曉風交戛碧琅玕
子猷歿後知音少
粉節霜筠漫歲寒

紅梅

天賜臙脂一抹腮
盤中磊落笛中哀
雖然未得和羹便
曾與將軍止渴來

金錢花

羅明諫集 卷之四
占得佳名繞樹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貯應被豪門盡劖將

天鵬柳

一簇青煙鎖玉樓半垂欄檻半垂溝明年更有新條在擾亂春風卒未休

隋堤柳

夾岸依依千里遙路人回首認隋朝春風未借宣華意猶費工夫長綠條

小松

已有清陰逼坐隅愛聲仙客肯過無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

鸚鵡

莫恨雕籠翠羽殘江南地暖隴西寒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

子規

銅梁路遠草青青此恨那堪枕上聽一種有冤猶可報不如銜石疊滄溟

病中題主人庭鶴

遼水華亭舊所聞病中毛羽最憐君稻梁且足身兼健何必青雲與白雲

鷺鷥

斜陽淡淡柳陰陰風裊寒絲映水深莫謾向人誇潔

白也知長有羨魚心
蜂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採得百花成蜜

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蟬
天地工夫一不遺與君聲調借君綏風棲露飽今如

此應忌當年滓濁時
詠香
沉水良材食柏珍博山爐暖玉樓春憐君亦是無端

物貪作馨香忘却身
簾
疊影重紋映畫堂玉鈎銀燭共熒煌會應得見神仙

在休下真珠十二行
其二
翡翠佳名世共稀玉堂高下巧相宜殷勤為囑纖纖

手捲上銀鈎莫放垂
未陽
楚水悠悠浸耒亭楚南天地兩無情忍教孫武重泉

下不見詩人說用兵
白角篔
白似瓊瑤滑似苔隨梳伴鏡拂塵埃莫言此箇尖頭

物幾度撩人惡髮來

淚

逼臉橫頤咽復勻也曾讒毀也傷神自從魯國潛然
後不是奸人即婦人

圍城偶作

東望陳留日欲曛每因刀筆想夫君自從郭泰碑銘
後只見黃金不見人

羅昭諫集卷之五

唐新城羅隱昭諫著 清渤海容菴張璣訂鈔

新城 御濯袁 澣 鳳倩白夢雄 全校

疏

請追癸巳日詔疏

歲貢賤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于長安
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器水鑪香蒲
蕭絳幡葦致于坊市門將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
踴起病榻間以為聖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
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

以倉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頻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嶽之繇亘四瀆之宏遠陛下命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槁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蕭輩爲請者豈陛下以其靈于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公輔裂陛下之土田苟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據封者尚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蒲蕭輩復何足以動天臣爲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干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干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後付太史氏臣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冒死請追癸

巳日詔苟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棲野而百姓不暇掇豈蒲蕭輩之所及乎昔殷湯之代臣不以旱爲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旱未及殷代而陛下憂已過矣臣請因旱以質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序

陳先生集後序

穎川陳先生諱黯字希孺曩者與余聲跡相接於京師各獲譽于進取咸通庚寅歲膠其道于蒲津秋試之場自後俱爲小宗伯所困不一至甲申春告予以婚嫁之牽制東歸青門搦執之後余亦東遊逮大梁時故杭州盧員外溥在幕齋其文軸謂余曰陳君罷

羅明誠集卷之五
而東豈其斯文之終室乎子東及之爲我歸其文而
激其來余至維揚及歸其文遵其言相懽月而後別
爲我謝范陽公龍門之役不復顧矣由是音塵杜絕
天復元年四門博士江夏君通家相好于吳越面余
論及場中曩之名士及希孺之表也余不覺愴然懷
舊明年黃君以其文章德業爲之序以寄俾予繫述
遂得申斯言嗚呼大唐設進士科三百年矣得之者
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若陳希孺之才美
則非常之人失者矣夫德行莫若敦于親戚文章莫
若大于流傳今已備于江夏之筆矣余不克再敘止
書交道于是噫

湘南應用集序

隱大中未卽在貢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于庚寅
一十二年看人變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長沙郡隱
因請事筆硯以資其旨明年夏隱得衡陽縣主簿時
硤州盧侍御自龍城至右司張員外遊曲江回皆謂
隱不宜佐屬邑於戲隱自卜也審江表一白丁耳安
有空將卷軸與公相子弟爭名幸而知非得以減過
冬十月乞假歸覲阻風于洞庭青草間因思湘南文
書十不一二蓋以失落于馬上軍前故也今分爲三
卷而舉牒祠祭者亦與焉某月二十四日序

記

鎮海軍使院記

惟天子建國必惟九牧九牧既序區分局署兩漢三公府有掾屬魏晉而降則置行臺若魏以秦王儀鎮中都高齊以辛術監治東徐州事皆行臺之任也其官屬則令僕以至于尚書丞郎唐制由行臺而置採訪使殆今節制之始也鎮海軍舊治京口大丞相以錢塘之衆東樞漢宏西殲逆朗天子不欲易其土故自符竹四命然後移軍于錢塘生物以宜租賦以便斥去舊址廣以新規廊開閤拔起階級俾幢節之氣色貔武之出入得以周旋焉庚申年始闢大廳之西南隅以為賓從晏息之所左界飛樓右劇巖城地

聳勢峻面約背敞肥楹巨棟間架相稱雕煥之下朱紫苒苒非若越之今而潤之舊也疆場之事則議之於斯聘好之禮則接之于斯生民之疾痛則啓之于斯軍旅之賞罰則察之于斯非徒以酒食駢羅而語言嘲謔者也其府屬已下或八都舊將或從公于征或稟之于朝廷或拔之于鄉里故天子用清宮傳道之選以佐之輟教民論道之任以副之其餘省秩卿曹職領相次自我朝藩服官屬之盛無加也噫大丞相之勲德既藏之天府而攀鱗附翼者非鐫刻礫石其可久乎是年冬十月始命觀察判官羅隱為記

東安鎮新築羅城記

天下自懿考僖皇之後綱領不振卽以龐勛舐卑於前王仙芝踐踏于後尋乃黃巢大掠于京城所以齊寇攘臂一噪四海瓦解自爾枝牽蔓引耳聞口吠其或一壘之不謹一板之不嚴則剗剔之不暇雖十室之邑三戶之鄉必壁塹以備之籬落以抗之况大藩之襟帶吾土之翳倚者乎杭之別郡舊有八都之目其所以破山偷旌八將之功所致也而東安主領太師杜公尋以擒逆賊薛朗于京口破丁從實于毘陵天子寵之拜常州刺史遂屬其兵于子弟焉撫于內者曰建思禦于外而弭寇摧凶者曰建徽經度于季孟之間者曰建威洎太師解印而歸淮叛淝偷連壓

封部元帥大丞相彭城王始授君以板築之要濠塹之廣袤地里之橫亘皆取則于大丞相一之日鳩其民人相其險易惟師有令衆克從之二之日度其資費卜其力用經之營之厥畫惟稟三之日命其將李可球胡僅等曰汝常從役于杭必能識大丞相意善匠事勿令不如丞相指揮曰侔汝工曰溫汝率鐸令等二十一將翼侔以進曰鄧洎儼汝督防遏備禦二都之士卒以介于侔之左右曰勛汝司吾儲廩謹吾出入城者若有墜惟汝之咎起大順辛亥年秋七月壬戌訖于明年夏四月庚寅蟠東蠹西離連坎接隆者就之窪者盈之民不弛擔時不妨農夏五月甲辰

太師犒羣帥于城下若杵若舂者皆與焉不三四年
淮南節度楊氏行密以稱盜豕突獠衝擾我疆境而
東安尤爲其所忌行密滅安仁義之精銳分田頽陶
雅金威之敢勇以攻東安城樓櫓翔空矢石交迸翊
日我軍憑其城斃賊將于城下者其數盈千濠塞塹
堙自是羣寇不復有圖南之意是知人非城則無以
爲捍城非人則無以自固不有城也人何以安不有
將也城何以堅于時紫溪竄堡火口建寧不守靜江
無將奔我而活者四鎮之生聚焉噫天下之無事也
吾鄉則有河間凌準宗一濮陽吳降下已汝南袁不
約還朴以文學進天下之有事也吾鄉則有太師建

徽伯仲及諸將佐以武藝稱豈文武之柄倚伏而然
也抑江山稟受與時消息者乎隱亦嘗以先師之道
干名貢府進取未半九鼎羹沸文旣不用武非所習
今則老矣高謝三軍太師以鑄金勒石見徵不敢堅
遜乾寧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

杭州羅城記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
其外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祝丘齊之小穀猶
以多事不時而城况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天
下兵革而江左尤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
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每至點閱士馬不足廻轉遂

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夾以南北轟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詔獎飾以爲牧人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鄙以剪以逐蹶于宛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有力焉後始念子城之謀未足以爲百姓計東眄巨浸輳閩粵之舟櫓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劫之不意攘偷之無狀則向者吾皇優詔適足以自策由是復與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于冬十有一月某日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翼合于冷水源綿亘若干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

販童髦之緩急燕越之車蓋及吾境者俾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損之已者吾無媿與某年月日記

書

上招討宋將軍書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虺肆螫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良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祆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淞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

等凌突我廬壽燭剝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癢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爲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遊東道抑不知朝廷以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俾將軍誅剪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爲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于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訴于韓韓侯屍其族而藉其有無今二賊齧

壽春陷頰上刷毫社掠合肥經營于梁宋其爲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太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歛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勲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士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于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摧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

之醫

論

鄧文終侯論

沛后既得秦蕭何收秦之法故三章之約焉而何竟自汗者豈非欲刑其德于萬代乎不然奚繫之在人先也且漢之功臣何居第一何不首行其法則後之立功為相者雖貪黷規弄而法必不加則亂臣賊子于是幸矣何之法不救當時而豈救後代乎

碑

刻嚴陵釣臺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

故人也故入之道何如睨蒼苔以言之尊莫尊于天子賤莫賤于布衣龍爭蛇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况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正雖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

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于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于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撻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遊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遂碑

銘

舊井銘

井在臨安

於維此井淳育坎靈有莘有邨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王奠綏蒼氓沛膏漸澤配德東溟

與某博士狀

二月中陳州一正字訪及具審博士攝理和適近日賢主司空政事才用洋溢譚口斷割明快與敘有分守道者自然安矣况博士乎先太傅所作所立果有餘慶殊不知天道去人如此其近怵賀老叟十年來欲棹一船子從雲溪館前往東市竟無因緣此又何如哉近見陳正字否葉大德丁三傳知聞否老叟腰

脚不支坐想勝遊目及千里朱十五李三史作何面
孔高積薪何如因相見皆與話瞻泳也謹狀

紀事

拾甲子年事

太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
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
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
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
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
本便慧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
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脇朝廷大爲四

方人怪訝有實其事于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
于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
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
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
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
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
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
輩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尚
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
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
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

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穢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于編簡

說石烈士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

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于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移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心甚訝之命具獄將斃于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低畏若不勝按驗吏罔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

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旣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爲下

羅昭諫集卷之六

唐新城羅隱昭諫著

清渤海容菴張

瓚訂鈔

新城

鼎垣吳士憲

全校

子健袁乾學

啓

投前夏口韋尚書啓

某啓某今月二日輒以近文一通上憑閣侍辭違既久僭越是虞勒蹇步以戴恩捨醫門而奚適伏念隨計渚宮之日求聞漢浦之年王儉望高芙蓉比幕陳琳筆健璚瑁爲簪因務窺豹之能遂竊登龍之譽習池侍讌峴嶺從遊許之以向者爲文頗勝張詡戒之

大... 羅昭諫... 隱昭諫... 清渤海容菴張... 瓚訂鈔... 鼎垣吳士憲... 子健袁乾學... 全校... 新城... 投前夏口韋尚書啓... 某啓某今月二日輒以近文一通上憑閣侍辭違既久僭越是虞勒蹇步以戴恩捨醫門而奚適伏念隨計渚宮之日求聞漢浦之年王儉望高芙蓉比幕陳琳筆健璚瑁爲簪因務窺豹之能遂竊登龍之譽習池侍讌峴嶺從遊許之以向者爲文頗勝張詡戒之

羅昭諫集卷之六
以偶然成事恐似李滂其後歲月煎熬輪蹄頑秃僅
逾十上幸免一鳴角羸而只有困時矢盡而未知降
處間者尚書理兵夏汭栽柳武昌文聘江山麤資吟
玩費禕欄檻聊奉登臨某此時嘗駐征橈仰趨畫戟
方欲叩洪鐘而待教指墜履以明恩而疾恙所牽依
投不暇伏枕而初慙數蹇揚帆而竟歎途窮今則頽
水政成旋爲故事中台位缺已副急徵風雲將騁于
康衢神鬼肯論于宣室輒預提勃箒先立丘牆雖哲
匠掄材固須良木而洪鐘許叩豈獨兼金謹啓

投禮部鄭員外啓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輒以所薦惡文上千嚴重尋嬰

疾劣遂曠門牆伏以皎鏡無私雖容屢照醫門多病
應倦施功忍隨翔鳥之姿更望不龜之術某滄洲捨
釣紫陌迷塵徒欲信書不能知命道薄而魚腮易曝
計疎而鳧脛難加所以甯戚叩歌不惟長夜魏舒對
策近至中年丹霄無獨上之期雙鬢有相輕之色而
員外芝田養秀桂苑摘華口裏雌黃旋成典故座中
薤白早避風流敢因誘善之初仰冀噓枯之便儻一
掬華陰之士聊拭蒯文則數升涇水之泥永依清濟
謹啓

投永寧李相公啓

某啓某於今月三十日獲遂起居伏以黃闥尊崇雖

容展敬白衣卑賤不敢與言今則輒于隕獲之間聊
舉證明之事晉代則司空試劔漢朝則丞相問牛彼
或以頑滯幽姿或以瘦鴛下乘猶能動搖至化感達
深仁而况生稟五常早知恩義跡居十等不至輿臺
伏思癸卯年中維揚城畔謝傳裂土疆之日羊公分
節制之時珠履璫簪朝盈望府雞香豸角暮出行臺
轉輸則萬井魚鹽統御則九州侯伯當時務重難之
際是籌謀閒暇之初南國佳辰長聞賦詠東山勝賞
屢見篇題爲教化之笙鏞作經綸之綵繪所以漢陽
計吏得詣軍門厭次狂生叨蒙客禮憫之以轉蓬之
質安之以負米之心進趨獲奉于麾幢俸入仍資于

甘旨其後何武捧詔平陽趣裝叅佐解中方虞浪跡
新城埭下忽受溫言嗟其未了之身勉以難遷之性
且憐色目猶可發揚某是以不揣狂愚重萌躁妄出
則祝趙衰之日永冀流暄入則禱傳說之星惟希借
耀今者風雨得生成之候鑪錘升鼓鑄之司郭令軍
前潛抽妓樂崔寧城外暗毀池臺登庸之时序未遙
反旆之鎡基已兆若某者族惟單緒藝卽中流旋以
佩服殊私緘藏厚旨假昆蟲而稟信指簪履以輸懷
竊以浪逼龍津風催律管魚皆五色禽必九苞揚錦
鬢彩羽之姿俟啓蟄吹葭之便獨某行迷要路坐守
窮株九品班資畧非親舊六街車馬莫接聲塵捫心

羅昭諤集卷之六
而一寸寒灰泣淚而萬行清血良時易失司馬遷猶
是再三知己難逢越石父於焉感激相公儻或俯迴
衡柄曲賜袞稱雖朽蠹不雕則推常理而孤寒無命
祇繫洪鈞謹啓

投湖南王大夫啓

某啓某聞元亮苦貧姑求彭澤戴顓多病遂乞海虞
苟物役之是牽亦人情而斯見某族惟卑賤品在下
中三篋亡書幸無漏畧一枝仙桂嘗欲覬覦十年慟
哭于秦庭八舉摧風于宋野近者以調甘軫慮負米
嬰心毛義前賢尚猶奉檄鯁生何者焉可守株勒氣
馬以徐迴解藩羊而適願前使常侍遽憐此志遂以

奏官藉俸入於衡陽專表章于使府雖元瑜書記不
足愈風而處士衣裘未嘗換雪斯亦寃鳥尚思于銜
石愚公猶銳于移山尋遇大夫輒夢軒宮吹暄楚嶠
手中扇在何必袁宏天上才高寧惟公輔間者龍門
掌貢馬帳搜遺泉客號咷只憂寶盡地靈惆悵不覺
山空而某適限徐兵遠留吳會不得少將鱗鬣側望
風雷指函谷以馳誠遙知氣紫上蘇臺而送目空羨
河清今者輒奉危心來干畫戟大夫或俯迴趙印下
煦韓灰更于荼藥之中重假勾漏之便所冀猶縻祿
食遠救朝昏跡稍免於屢空心尚期于妄動百生可
卜式占郭泰之龜一字爲袞全繫宣尼之筆謹啓

謝崔舍人啓

某啓某鏤冰伎短緣木計疎去年舍人俯念窮迷猥垂慰薦竟以梁危易折氣俗難醫負塵尾之高談困龍津之駭浪雖懷感激長抱憂慙今月八日見某官伏知德水迴波重霑涸鮒靈丹減粒已救傷虵當谷鷲刷羽之秋是海燕窺梁之日豈謂舍人未容祈禱遽賜保明樹立孤株栽培弱蔓跪聽而淚沾胸臆仰承而背負丘山而况俗漸輕訛時交勢利或朝遊夕處或貴族華宗至於取事之時與能之際猶須必成桃李方許扶持若某者跡未及蕭階陳榻之嚴目未覩巢閣棲梧之瑞門寒于光逸命薄于黔婁縱饒委

曲所私其奈纖毫無取必舍人知其殺青廢業二紀于茲垂白倚門一生顛望乃施陰德以慰歸心言念徘徊不知所處謹啓

投湖南于常侍啓

某啓某聞淮王鍊跡于真仙含靈盡去鄒子移暄于寒谷衆卉皆芳豈羽毛可從于霓旌豈凋栴盡關于葭律蓋以至道無遺于一物殊私必及于羣生某嘗佩斯言請陳丹懇間者豹藏不穩魚躍無成浼山公啓事之書累王衍雌黃之口捫天莫及跼地與慙向浮世以傷懷拊勞生而自喟光陰不駐齒髮漸高當家貧親老之時是失路亡羊之日淚將欲盡口不敢

開直以非漢代之簪裾困晉朝之流品物彙雖逃于芻狗孤寒竟陷于蟲沙所以仰蟾桂之高高恐無仙骨覩魚鬐之歛歛忽有癡心竊希常侍從來許與之言作此改張之計俾其七郡與奏一官致之於髯髯短薄之間責之以駑馬鉛刀之用所冀內資骨肉外罄筋骸但繫受恩何須及第必若終憐薄伎尚憫前途則科號三篇判稱六部早嘗留意頗亦逼人將今晨禱祝之詞爲異日覬覦之路情雖可恕僭亦堪誅對膠柱以軫懷願漆身而在此謹啓

謝大理薛卿啓

某啓某聞宋濟之困名場空餘坦率唐衢之昇軍宴但益號咷斯人以當年不偶於良知晚歲遂成其永恨况某早將此事以戒前車至願蹉跎年光老大向秦庭而屢泣抱楚足以頻傷中間輒以所著讒書上千闈吏近見某官伏知閣下爰哀弱植俯降深仁迴日月于壺中展方書于肘後欲使徐甲之屍必起蔡經之骨重生仰嘉音而背若負山承厚旨而身知有翼旣容託迹竊敢興言某動不知機進惟招敗忌王隱之名者虞預暴蘇秦之過者張儀羣居不出一言彼則謂某矜才傲物痛飲不逾三爵彼則謂某恃酒凌人何爭名競利之場有蠹節食苗之類苟非令君側耳于車上中郎注目于亭間則隨趙軛以長鳴與

吳椽而共朽者也謹啓

投秘監韋尚書啓

某啓某月日以所著讒書一通寓于閤吏退量僭越伏積憂惶某聞樊子昭之處屠沽發輝光于許劭郭林宗之游鞏洛振聲價于符融其後物態乖訛風流委敗下有自媒之誚上無相汲之由某由是反袂與懷捫心注恨又安得不屬耳于輿人之論傾懷于長者之談而尚書以盛名鎮乎當時以盛德傳乎奕世不趨起于闕茸不浮泛于姦回動則致聖主而活蒼生以爲已任靜則導冲襟而養和氣以守家聲恭惟大朝屬在吾道若某者燎薪就學擲楮攻文一則以

神氣低凡不足動王侯之瞻視一則以家門寒賤不足辱卿相之搜揚十年索米于京都六舉隨波而上下永言浮世堪比多岐所以覽嵇叔夜之書則伏膺戶外讀張季鷹之傳則大嚼窓間長恐一旦月桂情衰江蘋思起不得揖兗國山庭之相不得窺漢朝王佐之才是以重拂塵衣聊希藻鑿倘尚書以孺子可教則隨洛下之書生倘尚書以斯人若狂則訪江東之釣叟靈著神蔡惟禱所從謹啓

上太常房博士啓

某啓某前月二十五日以所著讒書一通上獻近見某官某乙伏承博士曲垂題品俯及孤危某聞孫陽

以一顧之恩騏驥不爲駑馬宣父以一言之重夷齊不作餓夫苟吾道之未亡諒斯人而何遠某也藝薪就學闕市成功偶不自量因思妄動捨五湖之高蹈事九陌之窮途爲良工不度之才爲要路不容之物所以嵇康奏樂忿魑魅以爭光劉子營生奈鬼神之相笑那言不幸一至于斯恭惟咸通之初大中之末故荆南余正字以博士爲軒鏡庖刀今渭北徐端公以博士爲靈著神蔡但言薄伎合在殊私其後某則困躓于龍津博士則徊翔于鴛侶雖心祈目禱不忘斯須而天上人間憑何訊問寧知此日屬在明恩豈一旅人之遭遇有時而二作者之語言斯中永爲負

荷適足憂慙况復風訛俗敗之初轍亂旗奔之際講學則衛刀削樹論文則羸火燒人家家無相保之心處處有自媒之口而博士獨持大旆高坐危城招旣散之師徒復已亡之土地顧茲隆替尤屬尊嚴某也雖賦命以多奇或因人而成事願將所費以賀明時謹啓

投鹽鐵裴郎中啓

某啓某聞大道五千所制者莫先于躁浮生七十所傷者莫甚于情某所以反袂興嗟支頤浩歎顧兩端而若是持萬緒以奚歸爰念髫年卽偕時輩胸中馬駿握內虵靈入公孫龍之關不惟逞辯叱東方朔之

羅明詩集卷之六
御且欲獻書其後獲落單門蹉跎薄命路窮鬼謁天
奪人謀營生則飽少于饑求試則落多于上東經海
嶠受下館于諸侯西出劔門泣危途于丞相光景但
銷于杯杓貨財不入于橐裝傳書而黃耳增勞久客
而黑貂兼敝間者郎中丹青演潤咳唾成音薦光逸
之材以地寒爲累舉仲宣之賦以體弱見遺旣與奔
北之懷因指在東之念江夏則鋪名池口毗陵則堰
號銅墩皆有主張以生鹽米郎中倘或言泉晚浹未
忘淘灑之功譚柄時迴別借齒牙之助俾得內資柔
滑外救困窮然後驅淮陰入趙之師更謀背水整秦
將渡河之卒重議焚舟日禱心祈言狂意迫其餘罪

戾不敢遁逃謹啓

投蘄州裴員外啓

某啓某月六日輒以所著讒書一通貢于客次遂歸逆
旅載軫危途必恐員外以某姓氏單寒精神鈍滯汨
在衆人之下遺于繁務之中某懷璧經穿壯年見志
仲舒養勇何啻三年安世補亡寧惟一篋其後因從
計吏遂混時人憤龍尾以不焦念魚腮之屢曝嵇康
骨俗徒矜養性之能李廣數奇豈是用兵之罪人往
難問天高不言去年牽迫旨甘留連江徼雖傷弓之
鳥誠則惡弦食薑之蟲未能忘苦所以遠辭蝸舍來
謁龍門黍谷棠陰方諧志願荷衣蕙帶不奈風霜負

所業以長嗟向良工而有喟昔也松苗各性已知難
進之由今則火木相生未測自焚之理謹啓

投同州人楊尚書啓

某啓某聞足歷屠門尚能大嚼力疲吳坂亦解長鳴
而况覩棠陰教化之原入黍谷暄和之景苟不能自
提由瑟直犯丘牆則其人生為無益之徒死作無知
之鬼某譙鄉賤族釣瀨遺氓鉅下二卿素非朋執於
陵一叟或與交游偶然蒙郭泰之言歛爾厲蘇秦之
志遂得麥漂風雨門長萊蒿來慕題橋因吟入洛三
秋旅寓身居計吏之先萬里徒行家匪大夫之後孰
謂九街浪濶雙闕雲浮姜維之膽有破時李陽之拳

無下處由是潛傷鮒轍暗泣牛衣賈誼長纓雖猶自
運張儀捷舌亦擬何為前窺而四海清平內顧而一
身流落輒復徘徊鄭驛睥睨秦醫敢言畫虎之勤但
有傷蛇之望謹啓

河中辭令狐相公啓

某啓某聞歌者不繫聲音惟思中節言者不期枝葉
所貴達情苟抑揚之理或差則流誕之辭亦棄而况
委病鵲門之下窺光龍燭之前上方於趙臺遭逢下
比于陸機榮顯雖侷儻不侔于二子而輝華敢讓于
伊人今則住踰負嶽之蚊去竊戀軒之馬輒復重將
越調更唱燕臺以為京兆王章三冬有淚淮陰韓信

一飯無門惟憂委骨窮塵敢望橫戈要路加以輕蹄
逸軌猶祈公子王孫同窺萬頃波瀾各有一時顏色
而某短袖難舞危條易風禱祠則天或未從號泣則
人皆不弔由是飾裝增歎攬策興嗟指棨戟以凝神
望爐鎚之借便雖琳瑯杞梓盡歸梁棟之間而藻荇
蘋蘩亦戀潢渟之內殷函軫念劉紙懸緘無言誓天
有死銘德謹啓

投鄭尚書啓

某啓某前月某日輒以所爲讒書一通貢于客次尚
書俯憐羈旅遽賜霑濡旣受厚恩則宜前去然而疆
境有牽于感慨風煙或軫于追思所以公子亭邊重

噓懦氣侯羸關畔再轉危腸何昔時有殉義之人而
今日無死恩之士輒復更彈馮鋏上指膺門某也江
左孤根關中滯氣強學早亡其皮骨趨時久困于風
塵福星不照于命宮旅火但焚于生計徘徊末路惆
悵危途覽八行之詔書空仰聖人在上詠五言之章
句未知游子何之興言而幾至銷魂掩袂而自然流
涕尚書蘊稷契臯夔之事業負尼軻遷固之文章入
則藻鏡冰壺品量人物出則油幢瑞節控御山河固
已藏雷于伺蟄之時待夢于驅羊之際苟有一物未
登其所一夫不遂其懷亦宜上下聰明旁搖憫惻倘
或王行之雌黃借潤仲尼之日月迴光則其人也三

千里之別離免爲虛滯十五年之勤苦永有所歸發
自門闌百生知感謹啓

謝刑部蕭郎中啓

某啓某伏以內揣荒蕪早乖投獻近者某官曲傳尊
旨伏蒙郎中賜及卷紙令寫近詩捧對憂榮莫知所
處其利非楚鐵鈍甚燕錐濩落危根低摧壯節藏寶
之功夫不至屠龍之事業愈疎爰自南國辭耕東堂
奉貢劍迷船畔膠在柱間靡旗而何啻再奔繞樹而
豈惟三市所以騷人避熱不忘吹壘玄客求聞長憂
蓋醬姑息於輿臺之類殷勤于闈侍之徒而猶往往
拒闕時時毀櫝豈謂郎中俯敦吾道欲握頽波不憚

客嘲先從隗始寓剡藤而下授指巴句以旁徵榮異
當年事殊近俗而况風流漸泯翰墨難言別路萬般
中堂千里雖欲壞虞卿之履詎肯動心哭羊陟之門
何曾畱意復安有對紛華而輟玩叩寂寞以搜遺因
使斯文亦歸清鑒揣厚旨而時猶可待荷殊私而力
欲不任寧惟玄晏吟時空增紙價兼冀武卿窺後免
逐灰寒謹啓

謝屯田全郎中啓

某啓某揣摩不至蹇剝無圖爰自畫虎貽譏掇蜩逞
偃軛軻于風塵之際流離于灰管之間雖瀝膽隳肝
竟將誰訴而煎皮熬骨終不自醫已甘與物沉浮隨

波上下今月某日見某官伏知郎中玉壺委鑑金口
開譚驅雲于道士梁間校籍于真官筆下欲使餘杭
美酒必醉蔡經崑嶠仙桃先霑曼倩承吉兆而心神
駭越對嘉音而涕泗縱橫某散拙非才牽纏失計通
衢十二惟敝黑貂故里三千但勞黃耳欲索身而莫
可將問路以愈迷若非郎中暖律旁吹和風外扇擢
之于枯荻之側致之于芳英之中則蝶舞鶯啼空緘
永恨春來秋去便過此生謹啓

辭宣武鄭尚書啓

某啓某聞鄭思農之東去絳紗感深吾道謝記室之
西辭朱郎戀切所知雖定名之分則殊而懷德之心

不異其有棲羸樂廡養病醫門海鷺辭巢卽摧萍影
林烏繞樹忽軫蓬心又安得下棄席于詩人感崩波
于行客某也風塵下物天地中材光逸門寒無因自
進楊雄口喫徒欲解嘲屬者尚書置驛恩寬敦風志
大孔文舉之于元禮旣忝登門徐孺子之謁陳蕃俄
蒙下榻淹延館宇荏苒春秋稻梁有異于他人觴豆
時陪於下客那言此際遽愴離聲背重德于丘山揖
紅塵于道路緬懷今日杳不勝情加以貢部傷心名
場落羽獸因鬪困羊以多亡前瞻旣倦于吹虿內顧
徒悲于求劍昔也來慙賦雪謬稱梁苑之遊今則去
類乞師已抱秦庭之哭倚征輪而悵望指斷鞭以夷

羅明諫集卷之六
猶尚書倘或仙客壺中旁均日月山公啓裏別借篇
題無令一葉先秋遂致滿堂垂泣捨此丹須九轉桃
指千年天也如何時乎不再謹啓

謝湖南于常侍啓

某啓某今月十九日已至界首回望旌棨涕泗不任
某莊櫟麤疎庾膏昏鈍不能量力嘗爲干名隨貢部
以悽惶將隣十上看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進則刺
滅許都退則歌終漢壘地雖至公人莫肯用忘執爨
以無由假隣光而不得常侍獨於此際降以深仁奏
仇覽之官資近陳遵之尺牘福由無妄榮亦何酬近
者以江表歲饑吳中力困昔甘旣闕晨夕繫懷常侍

不顧人言將逾事例給使府留州之物代衡陽計歲
之資俾以東歸救其悽旅蔡澤北遊之日餅甑不存
陸生南返之年橐裝皆滿聊將自衒麤可諱窮但以
感切違梁情深去魯辭畫戟而心猶似醉上孤舟而
淚始如流蓋以非故舊之由緣無強近之慰藉祇因
獎善便與致身如某之孤賤者則多似某之遭逢者
則少以茲自誓安可斲忘今則尚有迴期猶寬旅思
石尤風定橋口浪衰展片席以高飛指重湖而直過
地名北渚長牽楚客之心水到東湖敢忘湘波之色
謹啓

謝江都鄭長官啓

長官鏤筆才清探驪價重因循世態放蕩宦遊劇談
以雞肋况時偶對以馬曹當職而自黃塵北望翠輦
南巡張掾投簪雖離齊邸陶公染翰本慟晉朝於半
郊半郭之中有一詠一觴之趣爲謀甚逸所得何多
芳草遠山纔供掇拾晴暘媚景別受指撝登臨則光
祿寒山悲歎則雍丘明月憑何徑隧達此津涯某海
曲迷聲壽陵忘步蛇虛畫足鵠不中心將風霜委地
之姿值兵革滔天之日正平刺滅屢窘輿臺叔夜燈
殘頻逢鬼魅梁苑之舊游永已鄴都之作者寂然豈
謂長官獨好斯文仍流散地牙絃久絕秦缶增慙那
言吾道陵遲猶見騷人風骨牽牛不暇希驥莫從輒
敢効彼蠅頭騰于魚網保持所切已高黃絹之名傳
寫可知旋長烏孫之價謹啓

羅昭諫集卷之七

唐新城羅隱昭諫著

清渤海容菴張璣訂

新城波千袁度

全校

後裔天燦羅天文

雜著

說天雞

徂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泊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徂氏死傳其術于子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背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問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峩冠高步

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風雨對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霜雪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自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天欲其言

荆巫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于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于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于心而不暇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况異于是者乎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于寒饑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于寒饑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者猶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為人之所取者鮮矣

辯害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救粟蛟虺之為

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生焉力不能濟于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噐奚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釣網者也於戲

漢武山呼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遊極觀者事壞之也發于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于是則為國之大蠹

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遊觀之靡乃東封
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
發于感悟然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
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况千口
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為祥而為英主之不
幸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
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
以施于彼乎于是退而慄慄不敢以所得為有伯成
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
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
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
有卑宮菲食之政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腸胃為江河一
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于山
澤滓魚鹽于江湖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
靈而致其必不起矣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
焉

廣陵妖亂志

高駢末年惑于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

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洩漏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貺遂絕駢聞之以爲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賓客將吏無復見者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拔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壅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無人歲月旣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礪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附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

地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爲冥助遂修崇之迴廊曲室粧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飾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卽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于公解邸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局鏘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于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窓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

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
近詩妖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
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于外駢隨而拜之
用之指畫紛紜畧無媿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
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
土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
經駢遽下兩縣萃百姓葦席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
遣用之于廟庭燒之又以五綵牋寫太白陰經十道
置于神座之側又于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
韋郎廟成有人于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
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

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巖岫拂眉青韋
郎年少耽閒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
是歲詔于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材
于宣城及至楊子縣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
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
楊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
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
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卽令兩都出兵仗鼓
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鬧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僞
云人牛拽不動駢乃硃篆數字貼于碑上須臾去石
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楊子有

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
悞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絕倒比至失守師鐸之衆
竟自壞墉而進常與丞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
適得上仙書宰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
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于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
年時嘗學斯術于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更肯爲
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齏粉者駢立召守一
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疎然爲令公有
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于別室守一寢于駢卧內
至夜分擲一銅鐵于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
中彘血灑于庭戶簷宇間如格鬪之狀明日駢泣謝

守一曰蒙仙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
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又有蕭勝者亦用之黨也
納五百金賂于用之用之曰爾何欲曰欲得知塩城
監耳乃見駢爲求知塩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
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塩城者不爲勝也昨
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劔在塩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
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
月遂匣一銅匕首獻于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
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
以寶玉常置座隅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
有火災郭邑之間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

羅明謙集卷之十
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爇亦未免小小驚動也
于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
嘗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
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
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
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
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
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
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于道院庭中刻
木爲鶴大如小駟羈轡中設機楨人或逼之奮然飛
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

齋醮鍊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居月諸竟無其
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畧知文字父璜
以貨茗爲業來往于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
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羣
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旣惠悟事諸賈皆得
歡心時或整履搖箠匿家與奴婢等居數歲璜卒於
家乾符初羣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旣孤且貧其
舅徐魯仁調急之歲餘通於魯仁室爲魯仁所逐因
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徽弘徽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
志師之傳其驅役考召之術弘徽旣死用之復客於

廣陵遂穀巾布褐用符藥以易衣食歲餘丞相劉公
節制淮左有蠱道寘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
時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
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詣渤海親人俞公楚
公楚奇之過爲儒服目之曰江西呂巡官因間薦於
渤海及召試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
推官仍爲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可無不可也
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
用之固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
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海益
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董

僅公楚歸禮日以疎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
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悅之左
右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
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賄賂公
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怨嗟各懷亂
計用之懼有竊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密
事渤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
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狡兇狠者得百許人
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
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
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已者縱謹靜端默亦不免其禍

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屏氣焉

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翼不久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于碧筠亭妖形鬼態辯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兇邪陰狡用之篋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

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卽指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携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欵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噐遇其風疽忽發卽恣意搔捫指爪之間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文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

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也殷性躁虐知揚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啓二年僞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旣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其面尋撮其髻髮頃刻都盡獄具刑于下馬橋南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母自子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于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路之騶殿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于遠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

殷曰男子患于不得遂志旣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棄屍道左爲讐人剗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峯

吳堯卿者家于廣陵初傭保于逆旅善書記因出入府庭遂聞於縉紳始爲鹽鐵小吏性敏辯事之利病皆心記口調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首任之高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兼判國監尋奏爲刺史制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兼權糴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岐路縱廝養輩必歛衽以金玉餌之微似失勢雖素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

復與言趨利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
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汚官省三數年間盜用塩鐵
錢六十萬緡時王柴知兩使務局下堯卿獄將窮其
事爲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
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服而遁至楚
州遇變爲讐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歛
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
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大王時人以爲笑端

羅昭諫集卷之八

唐新城羅隱昭諫著 清渤海容菴張人瓚訂鈔

新城 屈孚周 甸 全校

士楨潘楚玉

兩同書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
龍爲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標
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也龜
龍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鑑潤之奇
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稟殊致爲衆物之所重也

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爲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爲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爲黎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位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爲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於萬物乎

是故明君者納陛軫慮盱食興懷勞十起而無疲聽八音而受諫蓋有由矣且崆峒高卧黃軒致順風之請潁水幽居帝堯發時雨之讓夫以鰥夫獨善之操猶降萬乘之尊况天子厚載之恩而爲百姓所薄者哉蓋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豈徒爲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王之餘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

非不微矣而鼎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
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附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難
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策邑成岐下胡亥笑堯
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灞上夫以虞舜
之微非有穀帛之利以悅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戈
戟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
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願同於黔首也
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
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
是之謂乎

強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弱故
弱為強者所伏強為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
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耶所謂弱者豈怯懦
之謂耶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
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折
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斷則水柔
能成其剛金剛不輟其弱也故晏嬰侏儒耳齊國之
宰臣甘羅童子耳秦國之良相僑如大人也魯人椿
其喉矣長萬壯士也宋華醜其肉矣晏嬰身短不過
人此非不懦矣甘羅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僑如大
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力能抉革此非不勇矣然

則僑如長萬智不足以全身晏嬰其羅謀可以制一國豈非德力有異強弱不同者歟由是乾以剛健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然夫所謂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暴且武耳苟以仁慈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舍而况於邇乎苟以暴武則九族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况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賴也力者一夫之所恃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可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則強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知衆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禦下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將見八極歸誠四方重譯豈徒一邦從服百姓與能而已哉嗟乎古之暴君驕酷天下捨德而任力忘已而責人壯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嗜慾材堪舉鼎不足自全其性靈至令社稷爲墟宗廟無主永爲後代所笑豈獨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其是之謂乎

損益第三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

爲天下之足一人爲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衆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豈失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也然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爲天下無爲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

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土階茅宇絺衣麤裘捨難得之貨掙無用之噐薄賦歛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瑤臺象箸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斷無用之噐厚賦歛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得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罹其亂也人主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已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啗口不足謂其美也溫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爲其踵腹

也腹之且剖豈異口之剖耶踵之且温豈異心之温也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共益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且共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損已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其上聖克保者願之壽也益已以損物者物既損矣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道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永居南嶽之安常有北辰之政則普天率土孰爲我損乎夫以嗜慾

無厭貪求莫止士饑糟糗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土木榮其錦罽崇虛喪實捨利取危枳棘生於梗途鯨鯢遊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爲益乎故老氏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敬慢第四

遠古之道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類於羽毛後代聖人乃導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臣貴賤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則禮之所先莫大乎敬禮之所弊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慢事天則神欺以慢理國則人殆下之不敬則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則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

易發謙尊之旨海下於水老氏著谷王之喻相鼠有體風詩刺其失儀飛鳥能言古人記其無禮則敬慢之間美惡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席求賢貢束帛於丘園降安車於途巷故得真龍就位振鷺來庭天下榮之願從其化也昧主之於天下也披裳接士露髮朝人視賢良若草芥比黎庶爲豕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逝雲天下惡之願逃其恥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賤蓋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貴適足怨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式干木之閭昭王築郭隗之館故得羣才畢至駿足攸歸何則以敬之所致也齊桓有葵丘之驕漢祖輕過趙之罵故

有諸侯不附大臣構逆何則以慢之所致也然夫向之所敬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蓋以自敬也向之所慢者豈徒慢人而已哉蓋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慢一人則千萬人怨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慢而不知去其所以慢此猶南望以求燕北行以適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人主者天下之表也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善若慶雲之浮輝天下之所欣賀有一惡若朝日之帶蝕天下之所傷嗟不可類於匹夫不慎其敬慢也故人問田子方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

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則去之楚越若脫敝屣奈何同
之是以虎豹墜谷頓爲齏粉螻蟻隨風無傷絲髮輕
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爲勞
馭者晏嬰之僕驕矜自若豈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
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鷲鳥將擊必先以
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後其身而身先其
是之謂歟

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少於
一身雖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
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柏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

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崇朝已見其憔悴矣
冰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峯
則苟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柏之性非不貞矣
終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
天使之然哉良以養之所致也况夫人者異乎松柏
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
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
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
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之所以薄也人
皆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
昔信陵孝惠縱長夜之娛淫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

非不自厚也然卒逢夭折之痛自殞於泉壟之下是則爲薄亦已甚矣老氏彭氏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於雲霄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爲喪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木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浸其尺蘖斛庾之膏沃其星燭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禮誠男女之際蓋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

之不存則五臟四支猶非我有而况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卽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羹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周公遺酒誥之旨殷紂沈湎而致亡婕妤辭同輦之嫌姜氏逐淫而無耻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與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寶神氣

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誠宗願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
常爲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
其是之謂乎

理亂第六

夫國家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
契以通隱情剡弓矢以威不服二者古今之所存焉
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
雖定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勦理在乎用
文若手足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功陸
賈論以爲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然
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

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強名也苟以強名
則吳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魯雖盡
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役
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禍起於強
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歛無度人不聊生遂使
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飾也故始皇用武於
天下也若陶者之埏噐雖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
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
雖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
以理之終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
人有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耻且格武者

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待勞
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耻且格則教化無
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濡
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者不求之於
內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黷
下暴武以困衆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
弊何者昔伯益鑿井燧人鑽木水火之利於今賴之
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爲
害亦以甚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
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邯以軍旅而
分秦地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則有理不能無其亂

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亟
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馬之所亡
也魯不能去三家之害國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
之後地之所分也苟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文恬淡
之武適足助其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人不得文
武之道不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
就之私蓋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
征代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得失第七

夫駒駉騁遠必以四足之力鸞鷲翔遐莫非六翮之
用也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之材而爲

股肱之任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天有冬夏其時可知至於凡人心杳然無所素王以之不測帝堯猶以爲難將欲用之不無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危君是以三傑用而漢興六卿強而晉滅陶朱在而越霸田氏盛而齊亡雖任是同而成敗尤異也夫人者姦宄無端真僞匪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親而行違或賤廉而貴貪或貧貞而富黷或愆大以求變或位高而自疑或見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構隙此則箸筮不足決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者難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難知之心未明真僞之情

徒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是故考之於宗親則管叔周公不無忠僻驗之於戚屬則竇嬰呂祿不無正邪推之於功臣則王陵黥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友則樊噲盧縮不無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誑賞以頰舌之用則厭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平不可獨任若英謀出衆則韓信慮其難制夫天下之至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又恐爲亂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且夫毛髮植於頭也日以櫛之爪甲冠於指也月以鑢之爪之不鑢長則不便於使也髮之不櫛久則彌成於亂也夫爪甲毛髮者

近在此躬本無情識苟不以理猶爲之難况於臣下非同體之物人心有易遷之慮委之以臧否隨之以是非蓋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駿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苟馴猶不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故夫御馬者其轡煩則其馬蹶而不進其轡縱則其馬驕而好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每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而好亂使夫寬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可濟也懼臣之爲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

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苟欲不敗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之謂歟

真偽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物心不爲易治也方俟甄議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爲得矣然則善惡相生是非交踈形彰而影附唇竭而齒寒苟有其真不能無其偽也是以歷代帝王統御家國莫不側身馳心以恭英乂及所封授則猶是愚小莫不

攘臂切齒以疾姦佞及所誅逐則謬加賢良此有識者之所嗟痛也夫山雞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麕然麟鳳有圖麕雞無識猶復以真爲僞以僞爲真况忠逆之情靜躁之性愚靖者類直智狂者類賢潔已者不能同人犯顏者短於忤主情狀無形象可見心慮非視聽所知欲使銀鉛不雜淄澠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是以吳用宰嚭致戮於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誅白起以舉應侯趙信郭開而殺李牧卞和獻玉反遇楚刑北部吹竽濫食齊祿若斯之類實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真所非不必僞也故真僞之際有數術焉不可不察

也何者夫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衆之所毀者不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我之所疎者不可必謂其鄙也何以明言昔堯理洪水伯鯀爲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樂羊爲衆所慢而中山卒拔鄧通延夢於漢主而非傳說之才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共工之罪此則衆議不必是而後易考著以究微使夫登用者不愧其賞有罪者不逃其責然後可爲當矣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則駑駿可分不藉孫陽之舉也柔刃徵之於斷割則利鈍可見不勞風氏之談也苟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

事則真僞自辯以塞天下之訟也故先王之用人也遠使之而觀其忠節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謀可識其智慮煩之以務足見其才能雜之以居視以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貪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以信尋其行而探其性聽其辭而別其情盡呂尚之八徵驗臯陶之九德然後素絲皆染白璧投泥而不渝黃葉並彫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僞者去而真者得矣故孔子曰衆善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其是之謂乎

同異第九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

蛇非山霧蛇踴而山霧興理所同耳夫異類殊羣異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遊鴛自鼠爲而鴛不與鼠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疎矣其心未必異故瞽瞍愚而重華聖盜蹠貪而柳下廉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桃餓而角哀死亦猶煙灰同出飛沉自分膠漆異生而堅固相守也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難并大易雖云同人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明之昔者陳平

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臼而内存趙孤
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終構參商之際夷吾小白
初有射鈞之怨末爲魚水之歡田氏懷誑義於齊君
齊君彌信亞父盡至忠于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
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
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
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衛青豎耳漢武委之
以軍旅由余戎耳秦穆授之以國政夫以衛青由余
敵於秦漢非不疎矣猶知可同而同之况於父子兄
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
刑石厚子矣石碯死之以大義夫以管叔石厚比於

旦碯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况乎君臣朋友之
疎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異者爲福不能同異者爲
禍虞舜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不
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不
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
之謂歟

愛憎第十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蓋之以重雲則光輝莫覩水
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糝土則形象俱滅夫以
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異移其性
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内存愛尚之

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瞍病之親行不義寤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構其亂鶴乃賤矣衛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而猶憎之禽獸類別誠於分矣而猶愛之况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諫而屢出籍孺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疎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爲憎已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欲長主

之過而主反以爲愛已也殊不知聞惡而遷善永爲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爲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道者豈得不爲大愛乎陷主於不義者豈得不爲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諂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爲愛已者已亦愛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爲憎已者已亦憎之則夷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刎頸之誠棄而莫用舐痔吮癰之類擢以殊級且夫賞以勸善名以爵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爲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爲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爲不祥

無德是親自淪喪亂者也

跋言

羅昭諫舊有江東甲乙等集
謔書後集淮海寓言今不復
見戊申春予承乏新城新故
先生里閭也偽梁時辟太祖
諱改名新登今治東甌江郎

所謂青白二氣橫亘者也余聞
與鄉先生諸生輩數憑眺其
上登鷄鳴山尋先生讀書處
弔荒宅於茶枝瓦塊中彷彿
如見先生焉因購求先生遺
書得江東集抄本於袁公卓

湄嗣復得甲乙集刻本合讀
之雖全集不獲盡覩窺豹者
已得一斑矣但字多陶陰不可
辨遂弗辭鄙陋參互較訂分
為八卷重鋟諸木使天下之人
知先生之名重當時聲施後

世者以此即新之人知先生之名
重當時聲施後世者亦以此唐
成桂月渤海張瓚跋



